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法國世界盃(二)

4年一屆的世界盃，要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賽事才能決定王者，而該屆法國世界盃，隊伍由24隊增加到32隊，比賽場數則加多了12場至64場，工作量雖然多了，但過程並不算太辛苦，相比奧運的工作量真是天淵之別，畢竟是足球一個項目，與奧運28個大項目的分別；加上我是一個超級足球迷，有幸64場也可以觀看得到，對我來講，是寓工作於娛樂，簡直是人生樂事。
話分兩頭，雖然是樂事，但工作上的壓力也是有的：在香港工作，始終有公司在旁做後勤，即使不幸發生事故也能馬上支持、有後備方案；但當出外工作時，無論在器材、人手、當地環境、衛星傳送，總是會有地方不足，而在地是不解決得到的，這種情況也會影響到我們去完成製作節目；當稍有差池，電視觀眾就收看不到，節目就會以失敗告終。
在歐洲，足球球迷比較瘋狂，有些人稱呼他們為「足球流氓」。有一次同事在球賽散場後，正拍攝兩方球迷的情況，怎料雙方竟打起來，變成了騷動，法國警察出動催淚彈驅散，場面是比較混亂，但當時拍攝的同事面對這樣的場面竟也沒有驚慌，還覺得可以拍攝到這樣非一般的情景是十分難得，必須盡力把握捕捉鏡頭。雖在工作上而言確實是個難得的經驗，但我也對他們說：「是難得，但自身安全至為重要呀。」不過其實我也明白，想當年我作為記者時，也常「期待」能遇到特別事件發生，而我在旁可以馬上進行拍攝及報導，畢竟記者都是這樣豐富自己採訪經驗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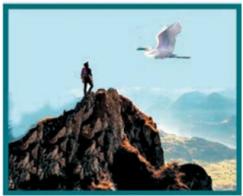
李克勤攝於巴黎王子公園運動場，季軍戰荷蘭對克羅地亞。 作者提供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三叔一生愛自由

一向風趣的三叔，每次大夥兒行山，總會哼起黃家駒那句「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」，山友想起他說過自己從未進身任何機構工作過，不期然羨慕他：「你這個自僱人士，從未嚐過打工滋味，可真一生自由啊！」
他果然得意回應：「總算上天成全我的心願了。小時候母親問我，長大後喜歡做老闆還是打工，我說都不願意，她就鎖起眉頭。其實我自己也有點著慌，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事，想到人長大後要出來社會工作，小小年紀已心裡徬徨了。」
三叔說幸好他十五歲時憑自己的聰明，設計了一種手藝，一直靠這種手藝成了自僱人士養活自己，幾十年來用不着朝九晚五上班，每天輕輕鬆鬆完成足以溫飽的工作量，就自由自在過日子。
連睡眠時間，一日三餐都靈活到任自己支配，不必像上班族那樣周才可以睡到日上三竿，興之所至時，也不必等公眾假期可以到外地旅遊。



身無贅物的飛鳥才自由！ 作者提供

可是自由慣了，不受束縛，漸漸連少量社交活動都開始感到煩惱，跟朋友見面，一旦遷就對方的日期和時間，緊張到不知如何安排，一向不修邊幅的他，本來隨便到衣冠不整都可以出門，可一旦碰到人家結婚大壽的宴會，想起出席前要梳洗一番，還要穿得體面，別說平日連西裝都沒有，就算臨時添置一套，做慣「無領階級」，打起領帶都渾身不舒服，不如寫字樓的白領族，就憑上班那套「老西」瀟灑赴宴，這時反而比他來得「自由」。
三叔坦言因為自由慣了才獨身，連結婚都有恐懼感，男女婚後視對方為自己的另一半多可怕，那就是說結婚就像連體人一樣過着兩個人的生活了，同伴出遊，這一半想向東，另一半想向西，有什麼自由可言！
不過最後他還是終於醒悟到：「人感到受點束縛，才會感到自由的可貴，正如旅行歸來之後，解下一身累贅衣物，才領略到真正自由的滋味！」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都來做好事

香港的暴力無日無之，「東方之珠」都變成「妖獸都市」了，對香港真有愛護之情的市民，都有相當的無力感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？應該做些什麼？比較冷靜的朋友說：「都留在家裡，不要為警方添煩添亂。」
今天年輕暴徒已成魔，心狠手辣，以破壞為樂，未來五十年將為禍整個社會，香港再不是我們所熟悉和熱愛的家園了。在「妖獸都市」裡生存，已是我們必然面對的命運，需要勇氣和智慧。
破壞不是我們可以控制，但為香港做好事，每人都可以。港鐵員工不停修復大量被破壞的設施，保證乘客的安全，保證社會的正常運作，實是可敬的人！有些年輕人、老人家自發清理被破壞了的公眾地方，為蒙污了的「東方之珠」默默舔傷，他們都是可愛的人！向他們學習，我們都要做好事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「東方之珠」即使暫時黯然，也要讓她保持絲絲光茫。
這天在黃竹坑乘坐的士，丈夫上車摸到一部手機，估計是我們之前的乘客所遺下的電話。沒有即時交給司機，因為我們不肯定司機能否送還失主，於是把手機帶了下車，電話有密碼鎖，無法聯絡失主的朋友，只能靜候失主來電。焦急的聲音操普通話，失主原來是一位來香港開會的上海朋友，就住在海洋公園旁的酒店，和我們上車的地方不遠。
開會前失電話，還在陌生的地方，什麼資料都斷線了，可想而知，是多麼焦慮和徬徨的事，我們都想像得到。這位來自上海朋友，和我們接上頭後，可謂喜出望外，如釋重負，他來到我們的住處接回電話，不停的表示感謝，想不到在香港，短短時間內便可失而復得。
此時此刻，如果能讓外地人感受到香港人的質素，讓正氣發揚，香港聲譽有所提升，我們都不要吝嗇做好事，你破壞、我建設，再破壞，再建設，為香港、為自己，出一分力，總會有明天。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拉薩開唱莫文蔚好膽識

看到香港女歌手莫文蔚(Karen)最近在海拔三千多米高的「世界屋脊」西藏拉薩體育中心舉行了她的「絕色·莫文蔚世界巡迴演唱會」，成為首位在世界最高海拔做個人大型演唱會的歌手，真是為她過人的膽識鼓掌。雖然不是親身在現場，亦知道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Karen拉薩演唱會不論是服裝設計，造型也花了不少心思，歌曲的次序編排更呼應着舞台上的佈景，如Karen唱到某些歌曲時，觀眾在表演中不單止看到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「熱巴舞」，無縫地融合了民族、古典和現代的舞蹈，互相輝映。
朋友是參與Karen在拉薩的演唱會的工作人員，她透露，Karen的世界巡迴演唱其中的目標是要走遍中國大江南北，每省每縣去演唱，這是每位歌手的渴望，所以一直以來，Karen製作器材的團隊分為兩組，一組是負責海外的演出應用；另一組是在中國內地，香港團隊和內地團隊多年來合作無間，彼此工作上已頗有默契，互相取长补短，這是合作精神的最佳氛圍。在籌備的過程中的確是得到當地政府及文化局、公安局的種種支持，這些支持除了需要申請和批文等手續外，他們給予製作團隊更多「人性化」的支持，亦坦言西藏對流行音樂文化開放態度，讓更多歌手來到拉薩，豐富拉薩的流行音樂文化。
平常人對去西藏旅遊最擔心的是有高原反應，今次製作團隊對於到西藏都做好了預防「高山症」反應的準備。大家事前視乎自己的體質多了進食紅景天，和鍛煉體魄，務求以最佳身體狀況去拉薩。亦有個別人士有高原反應，但拉薩政府各單位和內地團隊有充分準備及安排，「感不適」的工作人員很快就「平安度過」。
Karen對於飲食特別小心，會自備飯煲、乾糧隨身，製作單位亦備有營養豐富的飯菜，但她的飲食都以清淡為主，如影響喉嚨聲線，甚至可能會被「滅聲」的味精和麻油，她是滴口不沾。Karen多年前已到過拉薩拍攝電影和個人寫真集，不擔心高原反應，反而深知拉薩每日的氣候溫差很大，要做很多禦寒措施。所以團隊所見到Karen的「另類」高山症反應，就是她表現得好High，蹦蹦跳，精神飽滿。
由於Karen的演唱會每每都能給予觀眾驚喜，都說期待「絕色·莫文蔚世界巡迴演唱會」香港的一站！



百家廊 戴永夏

不做無謂之爭

不久前，中央電視台等多家媒體報道了一則新聞：在牡丹江至北京的298次列車上，兩名陌生男子閒聊時，為誰更了解東北大米一事展開了爭論。兩人先是爭得面紅耳赤，唾沫橫飛；繼而拳腳相加，大打出手，在狹窄的車廂裡演出了一場「全武行」。結果在眾目睽睽下，先動手者被行政拘留，兩人的醜行也在億萬觀眾、讀者面前曝光，成了不守道德、破壞公共秩序的「反面教員」……
像以上這樣為了一點小事就爭吵不休以至大打出手的，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。爭鬥的結果，常常是事與願違，兩敗俱傷。更有甚者，因爭結冤，反目成仇，以至釀成大禍，鬧出人命……無數血的教訓告訴我們，不做無謂之爭，多些包容謙讓，既能避免不必要的傷害，也有助於安定團結，是明智的處世之道。
不做無謂之爭，除了不為一些無意義的小事爭論外，還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不跟那些素質低、品質差的「垃圾人」爭論。這樣的人既愚昧無知，又蠻不講理，膽大妄為，跟他們爭論，很容易惹禍上身。某地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：一對情侶在一家餐館吃飯，隔桌一幫流氣青年向着漂亮女郎吹口哨。女郎被激怒，男友卻拉着她說：「反正吃完了，咱走吧。」女郎不滿說：「你怎麼這麼慫啊！你還是不是男人？」男友說：「犯不上跟這些人較勁。」女郎急了，罵完男友又過去跟幾個流氓爭論。結果那幾個流氓圍上來就打，男友被捅了三刀，急送醫院搶救無效死去。臨死前他問了女友一句話：「我現在算男人了吧？」一句痛心的話，道出了跟「垃圾人」爭論的慘痛教訓。
不做無謂之爭，也不要為那些毫無結果的事爭論不休。世上很多事情，用常人的思維是說不清道不明的。非要去爭個水落石出，只能空耗時間精力，徒勞無益。《莊子·秋水》篇中講了這樣一件事：「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。莊子曰：『鱖魚出游從容，是魚之樂也。』惠子曰：『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』莊子曰：『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』」接下去，惠子還可以再問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魚之樂？」這樣你來我往，不斷地爭下去，一萬年也爭不出個結果來。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，糾纏其中，就難以自拔。
不做無謂之爭，也不要跟那些堅持錯誤、不明事理的人爭。有些人，長着一個花岗岩腦袋，明明錯了，也不肯認錯。跟這樣的人爭論不休，計要「公道」，不但枉費心機，還顯得你自己沒有水平。有這樣一個故事：孔子周遊列國時，有一天遇見兩個獵人正在那裡爭吵。孔子問他們爭吵什麼，原來是為了一道算術題。矮個子說三二二十四，高個子堅持說三二二十三。兩人各持己見，互不相讓，幾乎動手打起來。最後，兩人請孔子來裁定，而且承諾誰的答案正確，對方就將一天的獵物交給他。孔子聽了略加思索，便讓矮個子將獵物交給高個子。高個子高興地拿走了獵物，卻引起了矮個子的極度不滿。他氣憤地說：「三八等於二十四，這是連小孩子都懂的道理，你是聖人，卻認為三八等於二十三，看樣子你也是徒有虛名啊！」孔子聽了卻笑着說：「你說的沒錯，三八等於二十四，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。你堅持真理就行了，幹嘛還要跟一個堅持錯誤的人爭論？明知這樣的人不值得爭論，你卻跟他爭個沒完，這只能證明你很不明智，我不罰你罰誰？」矮個子聽了，這才恍然大悟……
不做無謂之爭，也包括一些真理之爭。有些真理，不但不會愈辯愈明，反而愈辯離真理愈遠，因而爭才上策。在這方面，國學大師季羨林就有切身體會。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，季羨林對二十一世紀文化發展趨勢，作出兩點預測：一)「東西方文化的發展規律是：『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』；二)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將有領風騷。此說一出，輿論大嘩，支持者有之，反對者更多。季羨林鄭重聲明：他的上述看法，絕非一時興起，心血來潮，也非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心裡，圖一時痛快，而是「幾經考慮，慎思明辨，深信不疑的」。於是，大家認為一場論戰不可避免。然而季先生卻一不

商榷，二不反駁，而是高掛免戰牌，申明「不爭論」。他說：「我是不相信『真理愈辨(辯)愈明的』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，百家爭鳴，辯論激烈，但是沒有哪一家由於辯或辨失敗而放棄自己的主張。我主張大家共同唱一齣《三岔口》，你打我的，我打我的，最後觀眾自己來判斷是非。」接着，他又進一步談了爭論的危害：「要是輸了，當然你就輸了；如果贏了，你還是輸了。為什麼？如果你的勝利使對方的論點被攻擊得千瘡百孔，證明他一無是處，那又怎麼樣？你會覺得洋洋自得。但他呢？你會使他自慚，你傷了他的自尊，他會怨恨你。」「如果……打筆墨官司，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。最初，雙方或者還能克制自己，說話講禮貌，有分寸。但是筆戰愈久，理性愈少，最後甚至互相謾罵，人身攻擊。到了這個地步，誰還能不強詞奪理，歪曲事實呢？這樣就離真理愈來愈遠了。」
他最後總結說：「是否真理，要靠實踐，兼歷史和時間的檢驗。」因此，與其把精力消耗在無謂的爭論上，還不如抽出身來，集中精力，在蒼茫的暮色中，抓紧趕自己的路。(以上引文均出自下毓方：《天意從來高難問——晚年季羨林》一書)

當然，季先生所說的「不爭」，是有條件、有範圍的，主要指學術界的「無謂的爭論」，並非說一切問題都不能爭。對一些大是大非問題，對關乎國家人民利益的問題，該爭的，不但要積極去爭，而且要一爭到底。相比較而言，另一位著名學者楊絳的「不爭」，更為超脫，更為高潔。這位終生與世無爭、安貧樂道的學者，一直堅守這樣的信條：「我和誰都不爭，和誰爭我都不屑……」因為不爭，她才能遠離名韜利索，擺脫煩惱是非，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賜，體會藝術的美好，珍惜自己的生命：「我愛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藝術；我愛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準備走了。」這兩位大學者儘管「不爭」的內容不盡相同，但都從「不爭」中，獲得更多人生智慧和生活樂趣。「不爭」讓他們精神更加富足，也使他們的生命之花開得更加燦爛。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為何要回到從前？

對許多香港人來說，過去四個月多，正如前特首梁振英所說「香港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破壞」。諷刺的是，這種赤裸裸的破壞，就在你面前，而且整個破壞計劃事先張揚，給市民造成極大不便，我們居然只能痛在心頭，非常無力感。
在「香港再也回不到從前」的一片哀嘆中，有人選擇了逃避或移民，但更多人捨不得離棄，畢竟這裡是我們的家，有我們的足跡、歷史和回憶，尤其是情感。
或許我們應該學會「逆向思考」，把壞事當好來看。「從前的香港」是怎麼樣的？是否真的那麼好呢？今天的香港是否那麼好呢？而未來的香港會怎樣呢？
懷舊是人的天性，通常人在孤單失意時、在生病受傷時，會不自覺地憶起從前的種種，曾經遇見的人，緬懷「昔日好時光」成為心靈的慰藉。在這樣的情緒支配下，往往美化了「從前」。
在過去十年的媒體，尤其是影視作品上，常常見到諸如「核心價值」或「普世價值」(實為西方價值)之類的詞句，如何「保住核心價值」或「守住香港」等，也成為一些保守人士的廉價口頭禪，真相可能是，這些人不想

進取，不敵面對新的世界潮流。
經此一役，香港的確不再是「從前的香港」，「五十年不變」也非教條，那只是一個大致上的承諾和安撫。因為世界天天在變，變是成長，也是挑戰，更是進取，不變才可怕，不變只會退，因為世界在變。這由「反修例」示威演變成暴動，可能正是當中的一些「不變」頑疾隱藏多年後的總爆發，令深層次結構矛盾浮上水面。
有些成年人或許是政治幼稚，或許是情感牽絆，或許是利益驅使，他們顯然錯誤地理解或有意歪曲「一國兩制」和「五十年不變」，把「兩制」視作跟內地隔絕的法律屏障，把「不變」作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手段。在這樣的思維下，灌輸給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腦中，沒有經歷過殖民地生活的年輕人居然「戀舊」起來。
是，「香港再也回不到從前」，本來就不應該回到從前；從前是歷史，歷史只供借鑑，不能比附，因為客觀事實已不同。歷史的車輪在行駛過程，會遇到障礙，也會偶有後退，但總體是滾滾向前的，而人類社會也是不斷改善和進步中。
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，也終將是香港的命運。黎明前的黑暗，是香港此刻的寫照。黎明之後，就是陽光普照。



琴台客聚 伍卓榮

文字的夫妻相

我向來是個涼薄的人，不擅與人交往，亦不願與人交往，平日裡與家人、朋友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。尤其是近些年，幾乎斷絕了八成以上的社交，只呆在山腳的小屋裡，安心地寫自己的字。就連寫字，亦只是自顧自地寫，不管他人喜歡與否。
前不久我與師父合作拍攝了一部院線電影《愛不可及》，因之又重新走進了人群，重新開始了社交。我們的電影參加了美國休斯敦第五十一屆國際電影節，因此到了休斯敦，意外地在電影節上獲了獎，此行順理成章地認識了當地的不少華人。Jamic便是其中之一。
說來慚愧，由於在休斯敦的行程緊湊，以及交流的華人同胞眾多，我對Jamic並無深刻的印象，亦未交換聯繫方式，直至回國之後，Jamic在網上搜索到我的微博，在微博私信留言給我，我們相互交換了微信，才通過朋友圈漸漸熟悉起來。我才知道Jamic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，和我一樣喜歡植物，喜歡侍弄各種花草草，她也和我一樣地收養了幾隻流浪狗，

對牠們溫柔以待。她亦喜歡讀我的文字，對我在香港《文匯報》的專欄幾乎是每期必看，偶爾地給予中肯的點評。到了今年五月，我把那些專欄文章結集成兩本小書出版，Jamic知道了，立刻詢問書的購買渠道。後來，連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樣轉地通過朋友的幫忙，把我的兩本書都買到了，很開心地發信息告訴我它們「飛了半個地球，終於到了」。看到她極禮貌地徵得我的同意之後在朋友圈晒出我的新書的圖片，以及她特意標出了自己喜歡的一些書中內容的截圖，我心裡充滿了感動和感激，總算深刻地體會到了伯牙、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感。
記得有一年我和女兒到日本旅遊，回來時途經香港，從機場坐出租車到水，一路和司機大佬閒聊，司機大佬本不健談，見我和女兒講粵語，卻很高興，「傾偈」時便停不下來，又多了幾分親切。言談中說到「鄉音」，我便提起我在專欄中寫過的一篇講故鄉方言的《語言是精神的故鄉》，豈知司機大佬正是《文匯報》的熱心讀者，恰恰又讀過我的那篇文章，便「傾」得愈發熱烈起來，待我們到了目的

地，連車費也不想收了。然而司機大佬對我的文章的認可已是對一個寫作者最高的讚賞了，最終我和女兒還是「歡硬」地付了車費，收穫了滿心得遇知音的歡喜。
我的文友小艾和她的愛人都是職業寫作者，因相同的愛好走到了一起，他們的寫作方向不同，小艾多是寫散文和小說，她的愛人多是寫評論和學術文章。不同的寫作方向並沒有妨礙他們彼此對寫作的交流和互補，兩人在一起的時日久了，對彼此的寫作方式和風格也相當的熟悉了，偶爾遇上對方接到約稿寫不過來，他們亦會悄悄地替對方寫稿。有的文章寫完，時間長了，連小艾和她的愛人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誰寫的了。和朋友們聊到此事，有朋友便打趣，別的夫妻是在一起久了，面目相似，長成了「夫妻相」，而小艾和她的愛人卻是更高一籌，在精神上相知相融，連文字都有了「夫妻相」。
我想，文字上的「夫妻相」應當會比面目上的「夫妻相」來得更為長久，就像伯牙雖為子期撞掉了他的琴，卻不會妨礙《高山流水》永遠的流傳。